



日本非常時財政之解剖

西均

一 一九三四年度的國家預算

以「大和魂」「日本精神」等口號鼓勵人民愛國的日本帝國主義，最近又以「非常時」「非常時」的絕叫來刺激國民的全神經。在「非常時」的空氣之中，財政的膨脹達到可驚的地步。這膨脹的數字中，軍費的支出是列在各種支出的第一項。

財政的膨脹——其中軍事費的膨脹，以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勃發的滿洲事件開其端，益加上海事件熱河事件，以及所謂「滿洲國」的建設及討伐「匪賊」等，無一不需要巨額的費用。一方因繼續的經濟恐慌所形成經濟界極度的衰疲，歲入激切地減少。這財政進出的不平衡，赤字預算遂逐年增加。

因着軍部之要求巨額的經費，一九三四年度的預算，便成爲目前日本最嚴重的政治問題了。茲列陸海兩部所提出的預算數字如左：

九年度陸軍省提出預算

標準預算 二億一千六百萬圓

材料增置費 一億八千萬圓

此項費用主要的是添置飛機、高射砲、機關鎗、坦克車、大砲、野砲等。

新規要求 二千七百萬圓

主要的是燃料研究費，兵役審議會決定事項實施費及軍馬傳染性病預防費等。

滿洲事件費 一億七千萬圓

合計 五億九千三百萬圓

九年度海軍省提出預算

標準預算 二億五千萬圓

新規要求 四億六千萬圓

主要的是第二次補充計劃初年度部分關於主力艦、航空母艦改裝費，艦船維持費，艦載飛機建造費等。

合計 七億一千萬圓

兩部共計達十三億圓的巨額。其中「新規要求」約六億五六千萬圓，加上「滿洲事件」費，即超過八億圓。這龐大的軍事費，便是軍部在「非常時」的局勢中，準備應付這「非常時」而提出來的。所謂「非常時」無疑的是指戰時或迫近戰爭的時期而言。在日本，這種時期究竟是誰造成的呢？當然是軍部本身。軍部一方面喊出「非常時」的口號；一方面便迫資家承認巨額的軍費，而完成擴張軍備的計劃。

大藏省對於這問題是如何處理的呢？換言之，即是否能以大刀關

94494 斧加以減削呢？據十月九日東京朝日新聞有如左的預測：

「……明年預算，因與將來的國防計劃有密切的關係，故軍事費極膨脹，因此「新規要求」超過十四億圓的巨額，這究竟能削減到何種程度，實值得注意。在主計局方面，一面要考慮到以一九三五、六年為中心的危險情形；一面鑒於財政窘迫的現狀，明年預算，自應包含關於將來財政改造計劃的基礎工作。以這種態度來查定數額，結果必大加減削的模樣。但查定內容非常秘密，據大略推測，則：

- 一、海軍以第二次補充計劃為主的艦艇改裝費等「新規要求」四億六千萬圓，減為二億圓乃至二億二、三千萬圓。
 - 二、陸軍「新規要求」二億七百萬圓（其中材料整備費一億八千萬圓）減為一億圓程度，滿洲事件費二億圓減為一億二、三千萬圓。
 - 三、內務農林兩省の時局匡救費二億圓，減為七、八千萬圓。
 - 四、其他各省屬於經常部的「新規要求」全部減削，臨時部的新規要求，嚴格審查，減為最低限度，其所需經費，以各省所節約的既定經費充當。
- 由所謂精查主義的查定將新規要求減為半額的模樣。此外因事務的理由而不能減削的：
- 一、公債費用五千萬圓。
 - 二、匯兌來往損失金五六千萬圓。（對美匯兌以二十六萬圓計算）
 - 三、與去年時局匡救事業相關的義務教育費等一千三百萬圓。

設根據此種計算，則一九三四年度的歲出，經常部為十四億二千萬圓，臨時部約七億圓左右，合計二十一億二千萬圓。然而以陸海軍為首，對於臨時費的復活要求，一定是極其猛烈的。特別是陸海軍方面，藉口於一九三五——三六年所受戰爭的威脅，對於擴張軍備的經費，絲毫都不肯讓步。

在審議預算以前，高橋藏相答應荒木陸相的要求，以確定國防費

為第一着，於是便有五相會議的催開。五相會議中軍部說明了對外諸情勢的急迫，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唯一的問題是根本國策的樹立。軍部這種果敢而強硬的意見，高橋藏相與廣田外相除去說明國防、外交、三位一體，日本之國力伸張，在外交方面亦應施展工作，導日本於有利的國際立場；而財政更不得不幾方顧全外，實無插嘴餘地。報紙上所盛傳的五相會議中軍閥與財閥的衝突，最後財閥還是屈服於軍閥的袴下。本來五相會議的另一任務，是企圖一掃政治的不安，不料政治的不安反因此而益加濃厚。

九月十三日的軍事參議官會議（日本陸軍的最高機關），日本帝國之偉大的指導者荒木陸相，有如下的說明：『現在的日本，痛感着是立於內外情勢極極逼迫的危機中。設將國際情勢一加分析，那末，自退出國際聯盟後，事實上已成孤立無援的狀態，這退出效力的發生期，適當海軍軍縮會議開催期，這在日本雖沒有其他的各種原因，也已經非常危險了……』於是荒木更進而分析因滿洲事變後所形成中國的抗日情形，以及中美、中俄、日美、日俄，多方面的國際關係，認定一九三五——三六年戰爭一定爆發，這爆發的戰爭中荒木認日本所站的立場，正是歐戰時德國的地位。欲使日本立於不敗之地，當然只有擴張軍備了。他很明白的說：『……一九三五——三六年假使遠東有何種紛爭發生，其範圍或非常擴大，防患於未然的唯一方法，是軍備的充實，倘日本充實軍備，無論那一國亦不敢先發動戰爭了。但是此地所成爲開

題的，是陸海軍的充實能否分緩急先後？往年海軍建造八八艦隊時，是海爲主，陸爲從，先擴張海軍；不過在危機十分急迫的現在，欲畫出一先後時期，實在極難，以一九三五——三六年爲目標，不得不期望陸海軍同時充實整備。因此目前的日本，不能不將一切的力量集中於國防充備的一點而樹立諸般的國策。」荒木陸相的言論，得着全參議官的贊同；而陸軍計劃的實行，使誰也不敢提出反對的意見。

海軍方面，當提出「非常時」海軍國防計劃時，大角海相會見高橋藏相，詳述海軍方面的決意：「現在國際情勢的動向，期望國防之無遺憾的充實整備，益加急迫，當着國家財政窮乏的時候，要求巨額的軍事費，在軍部方面亦經過種種考慮，可是在現在假年忽視國防的充實，那末遺憾百年，是很明白的事。以海軍說，爲對付後年的所謂第二次華盛頓會議，目前確保所需的兵力量是絕對必要。這次由海軍提出的第二次補充計劃，是表示國防上不可缺的界限線；一方由財政的見地所發出最低限度的要求。」

大角海相也和荒木陸相一樣說明與日本無利的國際情勢，指出英美的大建艦計劃，看透一九三五年的海軍軍縮會議，並詳細說明一九三六年時主要各國海軍勢力關係的比較。談話的結論是：「未來的一九三六年，正是日本重大的危險關頭，今日不努力十分準備，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無疑地是說明第二次補充計劃，非完成不行。高橋藏相除去說明對海軍的計劃十分同意之外，更說了下面的一段話：「自

已當原內閣時所謂八八艦隊計劃，以藏相的地位，有着苦心的經驗。當時陸相係田中義一大將，海相係加藤友三郎大將，由寺內內閣移交下來時，軍部預算，海軍提出八八艦隊計劃，陸軍提出兵備充實計劃，兩共莫大的要求，預算查定果然逢着非常的難局，到了最後，由田中大將自發的提出意見，「陸軍計劃固然亦急要；可是海軍計劃因有艦齡與其他技術問題，還是先計海軍的充實，待大正十六年度完成之後，再計陸軍的兵備充實計劃吧。」一舉便將這難案解決了。」

高橋藏相的憶舊之言，是委婉地說出陸海軍計畫的實行應有先後緩急之分，暗示着國防計劃與國家財政，應有充分的調整。而荒木在軍事參議官會議的言論，正是對緩急論者以一個堅決的答覆。

那末，一九三五年度の預算，究竟將膨脹到如何程度呢？據東京朝日新聞的推測，歲出約爲二十億五千萬圓，其中包含臨時費六億三千萬圓；歲入爲十二億六千萬圓，公債發行額約七億六千萬圓。這數字當然不十分精確，因軍部是否能稍加讓步，還是問題。設完全答應軍部的要求，則軍部方面的臨時費，已達六億六七千萬圓了。

二 最近數年間的財政狀況

軍事費支出最少的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這幾年之間，軍事費逐年減少，是日本政黨政治的黃金時代。即一九二八年度的軍事費（單指海陸兩部）爲五億一千七百萬圓，二九年度四億九千五百

94496 萬圓，二〇年度四億四千三百萬圓，一年比一年低減。這數額在國家每年的總支出上，其比例是：二八年度及二九年度爲二八·五%，三〇年度爲二八·四二%。這一方面固然減輕了國家的負擔；而另一方面卻招來了軍國主義者的極度懷恨。以滿洲事變爲引端，他們遂公然的施行報復手段，喊出了推翻政黨政治的口號。

軍事費之劃時期的膨脹，是在一九三二年，是年一月二十一日犬養內閣剛成立後的閣議，通過了以緊急勅令支出二千九十一萬圓的事件費，更因上海事變（一月二十八日）的勃發，於二月十五日通過了以緊急勅令發行軍事公債，其支出數額約三千四百萬圓，三月十八日六十一屆臨時議會，通過了一千五百萬圓的公債發行額，作爲上海事件的軍費。這前後三次的緊急處分，連以前若槻內閣時所支出的軍費復活的節約額（即在預算中業已刪除了的）三百五十萬圓，及財政部第二預備金的支出六百九十五萬圓，益加六十一屆議會所通過的昭和六年（一九三一）滿洲事變追加預算七百五十餘萬圓，合計實在八千七百三十八萬九千餘元以上。這樣，一九三一年度的預算，軍事費共計四億九千三百萬圓，較之三〇年度軍事費的決算增加四千萬圓。其對同年總預算（十五億七千八百萬圓）的比例爲三一·二%。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齋藤的所謂舉國一致內閣的成立，同年六月上旬開六十二屆議會，僅費三十分鐘的討論，便一致通過了三億一百萬圓的歲出預算的追加，這追加預算中的十分之六（共一億

八千三百萬圓）是滿洲事件費。連前屆議會所通過的追加預算，共三億六千萬圓，益加實行預算時歲出的不足額一億一萬圓，實達四億六千一百萬圓的巨額。歲出與歲入的不能相抵，發行了二億二千四百萬圓的赤字公債，總算得挽救了財政的破綻。

一九三二年度歲出的實行預算之中，軍事費共計超過六億二千一百萬圓，占總歲出（十七億八千萬圓）的百分之三十五。假使與一九三一年度軍事費預算四億六百萬圓（除去九月至翌年三月的滿洲事件費八千七百萬圓）相比較，實超過一億二千八百萬圓，增加百分之二十六。而且這軍事費的數字中，尚有外務財政兩部所支出的滿洲事變費二千七百萬圓，並不包含在內。這里我們很可看出日本戰時財政色彩的益加濃厚。

因着歲入有一定限制，在歲出方面，軍事費之增大，其他各種經費的支出，便勢必被迫而減低了。犬養內閣所標榜的產業五年計劃及其他回復景氣的各種積極政策，都因此而烟消雲散。而且，因恐慌之日益深刻，使歲入益加低減，財政上益顯出不平衡的畸形狀態。一九三二年度經常部的歲入預算，僅十二億八千二百萬圓，較之一九三一年度的決算實減少一億六千萬圓，約百分之十一。臨時部歲入的概算，設將公債金部分除去，一九三〇年度決算爲一億三千七百萬圓，三一年度預算爲七千萬圓，至三二年度僅四千五百萬圓。這與歲出十五億三千一百萬圓（滿洲事變費除外）相較實不足二億四百萬圓。表面上雖僅

發行一億六千萬圓的歲入填補公債，而道路電信電話各事業及賑災善後公債等，實質上還是填補歲入不足的。這巨額公債之發行，是國家經濟轉向通貨膨脹的先聲。

戰時財政之發展，一九三三年度更躍上一新的階段，這年，預算方面，開有史未曾有的膨脹，收支形成極度的不均衡，這明示着國家財政之深刻的恐慌。由這恐慌而顯示出戰爭之日趨嚴重。茲將是年度預算與三一年度實行預算比較，列其差額於後：

歲入	一九三三年度預算	比較三一年度實行預算增加額
經常部	一、二九一、一〇六、〇三九圓	八、八八〇、六八六圓
臨時部	一、〇一八、三〇八、九三八	二八八、三六八、八〇七
普通歲入	五五、九二〇、七〇九	一〇、二四四、一九六
公債金	九一九、〇八四、二二六	二三五、〇七七、四五八
借入金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前年度剩餘金	一三、三〇四、〇〇三	一三、〇四七、一五三
合計	二、三〇九、四一四、九七七	二九七、二四九、四九三
歲出		
經常部	一、三六四、九七六、八九九	一三一、四八五、一四四
臨時部	九四四、四三八、〇七八	一六五、七六四、三四九
合計	二、三〇九、四一四、九七七	二九七、二四九、四九三

以上歲出入俱增加二億九千七百二十四萬九千餘圓，但經常部的歲入僅增加八百餘萬圓，臨時部除去公債金，其普通歲入與前年度剩餘金兩項，亦僅二千三百餘萬圓；而歲出方面，經常部歲出增加一億三千一百四十八萬餘圓，臨時部歲出增加一億六千五百七十六萬四千餘圓，這雙方相差的數額，完全藉公債金與借入金來填補。一九三三年度公債金的發行額是九億四千九百八十萬圓，單以數字而論，便足以驚

人了

經常歲入與經常歲出的相抵，是財政學上的第一原則，現在歲出超過七千三百萬圓，明白是畸形的現象。歲入之減少，其主要部份是租稅印紙收入，官業及官有財政收入之激減，其中租稅一項，與前幾年度相較，實減少二億圓左右，此在另一方面，又是說明農業恐慌之深刻化。

歲入之激減，是在這普遍恐慌中各國共通的現象。惟我們對於日本財政所應加注意的是歲出方面，是費之激增，這無異說明彼邦已在戰爭的狀態中。茲列一九三三年度歲出預算額及以前各年度的歲出決算額於左：

年次	經常部(單位千圓)	臨時部	總計
一九三三年度預算	一、三六四、九七六	九四四、四三八	二、三〇九、四一四
一九三二年度實行預算	一、二三三、四九一	七七八、六七三	二、〇一一、一六五
一九三一年度決	一、一八二、四四	三六五、〇五一	一、四七六、八七五
一九三〇年度決	一、二〇二、一五二	三五五、七一	一、五五七、八六三
一九二九年度決	一、二二、七二六	五二二、五九〇	一、七三六、三一七
一九二八年度決	一、一八四、三五五	六三〇、四九九	一、八一四、八五四
一九二七年度決	一、二七一、一一七	五九三、六〇五	一、七六六、七二二
一九二六年度決	一、〇八二、七九二	四九六、〇三三	一、五七八、八二六

即經常部歲出，除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三一年外，其餘每年約為十二億圓左右。臨時部歲出則上落不定。我們所當注意的是臨時部中類似固定的支出而有形成經常部歲出的傾向，此即與經常部歲入失卻預算的平衡。是表示財政危機深刻的信號。

國家財政歲出之實質的區別，即不管何部支出，及何者屬於經常，何者屬於臨時，而以其用途來區分，則有下面的一個表：

歲出用途各年比較表(單位百萬圓)

區別	一九三三年度		一九三二年度		一九三一年度		一九三〇年度		一九二九年度		一九二八年度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皇室費	四,五〇〇	〇.〇三	四,五〇〇	〇.〇三	四,五〇〇	〇.〇三	四,五〇〇	〇.〇三	四,五〇〇	〇.〇三	四,五〇〇	〇.〇三
國債費	三,七〇〇	〇.〇三	三,五〇〇	〇.〇三	三,五〇〇	〇.〇三	三,五〇〇	〇.〇三	三,五〇〇	〇.〇三	三,五〇〇	〇.〇三
年金及恩給	一,五〇〇	〇.〇九	一,五〇〇	〇.〇九	一,五〇〇	〇.〇九	一,五〇〇	〇.〇九	一,五〇〇	〇.〇九	一,五〇〇	〇.〇九
行政費	六,八〇〇	〇.二七	六,八〇〇	〇.二七	六,八〇〇	〇.二七	六,八〇〇	〇.二七	六,八〇〇	〇.二七	六,八〇〇	〇.二七
內滿洲事件費	五,〇〇〇	〇.〇三	九,八〇〇	〇.〇五	五,〇〇〇	〇.〇三	五,〇〇〇	〇.〇三	五,〇〇〇	〇.〇三	五,〇〇〇	〇.〇三
補助費	三,五〇〇	〇.〇三	三,五〇〇	〇.〇三	三,五〇〇	〇.〇三	三,五〇〇	〇.〇三	三,五〇〇	〇.〇三	三,五〇〇	〇.〇三
軍事費	八,五〇〇	〇.三六	六,九〇〇	〇.〇四	四,五〇〇	〇.〇三	四,五〇〇	〇.〇三	四,五〇〇	〇.〇三	四,五〇〇	〇.〇三
內滿洲事件費	一,六〇〇	〇.〇六	三,五〇〇	〇.〇二	一,六〇〇	〇.〇一	一,六〇〇	〇.〇一	一,六〇〇	〇.〇一	一,六〇〇	〇.〇一
陸軍	四,七〇〇	〇.一八	三,九〇〇	〇.〇三	一,九〇〇	〇.〇一	一,九〇〇	〇.〇一	一,九〇〇	〇.〇一	一,九〇〇	〇.〇一
內滿洲事件費	一,四〇〇	〇.〇五	一,八〇〇	〇.〇二	一,四〇〇	〇.〇一	一,四〇〇	〇.〇一	一,四〇〇	〇.〇一	一,四〇〇	〇.〇一
海軍	四,〇〇〇	〇.一六	三,〇〇〇	〇.〇二	二,〇〇〇	〇.〇一	二,〇〇〇	〇.〇一	二,〇〇〇	〇.〇一	二,〇〇〇	〇.〇一
內滿洲事件費	一,五〇〇	〇.〇六	一,五〇〇	〇.〇一	一,〇〇〇	〇.〇一	一,〇〇〇	〇.〇一	一,〇〇〇	〇.〇一	一,〇〇〇	〇.〇一
國庫預備金	四,〇〇〇	〇.一五	三,〇〇〇	〇.〇二	二,〇〇〇	〇.〇一	二,〇〇〇	〇.〇一	二,〇〇〇	〇.〇一	二,〇〇〇	〇.〇一
內滿洲事件費	一,〇〇〇	〇.〇四	一,〇〇〇	〇.〇一	一,〇〇〇	〇.〇一	一,〇〇〇	〇.〇一	一,〇〇〇	〇.〇一	一,〇〇〇	〇.〇一
歲出總計	一三,〇〇〇	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〇.〇〇
內滿洲事件費	一六,〇〇〇	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	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〇.〇〇

備考：一、本表各年度之歲出額係預算額

二、一九三二及三三年度之行政費中的滿洲事件費大部分係外務省所支出

觀右表，歲出額中最大的一項是行政費，在前幾年占歲出總額的

約百分之四十，惟自一九三二年起，因軍事費（包含滿洲事件費及兵

備改善費）之增大，比例遂見減少。軍事費在一九三三年，將滿洲事件

費約一億六千萬圓與兵備改善費約二億四千萬圓包括在內，實占歲

出總額百分之三十六強，在一九三二年亦占百分之三十四強，其餘各年

約占百分之二十七至二十八。這軍事費在總歲出額中的比重，設與其

他各資本主義國相較，則日本實首屈一指。

國債費一項，在歲出總額中比例亦甚可觀，一九三二年前各年

度，每年支出約二億六千萬圓至二億九千萬圓，一九三三年一躍為三

億七千餘萬圓，佔歲出總額百分之十六強。這原因係赤字公債及其他

公債之發行增加，跟着利息亦同樣增加，並因國際匯兌的漲落不定所

致外債本利損失額加重之故。這正映出國家財政的不健全。

年金及恩給亦逐年加大，一九三二年達一億六千餘萬圓。每年占總歲出額中百分之七乃至百分之十。在國家財政極度的困難中，這實一可省的支出。

補助費一項亦有逐年增加的傾向，特別是一九三二及三三年，所謂救濟失業的地方事業之建設，均由國家支出補助金，遂由九千餘萬圓（三一年以前）一躍為二億餘圓。這數字的增加，多半係經濟恐慌的結果。

我們特別應該提出來的是軍事費之激增。設以一九二八年的軍事費支出作為一〇〇，則二九年度為一〇三，三〇年度為九七，三一年度為八三，三二年度為一四三，三三年度為一七五。其中陸軍方面，以二八年度作為一〇〇，則三二年度為一七五，三三年度為二〇〇；海軍方面設以二八年作為一〇〇，則三二年度為一一六，三三年度為一五三。均見巨額的增加。這軍事費中，如兵備改善費之要求及滿洲事件費等，實表明日本軍閥的備戰之急；另一方面，也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危機的迫近。茲將該項歲出之內容列舉於左：

- 陸軍部所支出
- 經常部 一千八百九萬九千餘圓
 - 臨時部 九千六百五十四萬六千餘圓
 - 計 一億一千四百六十四萬五千餘圓
- 海軍部所支出
- 經常部 一千六百十四萬七千餘圓
 - 臨時部 一億九百十八萬七千餘圓

94499

計 一億二千五百三十二萬四千餘圓
以上合計 二億三千九百九十八萬餘圓
二、滿洲事件費（屬於一九三三年度預算）

- 一般會計部分
- 外交部支出 四百七十萬八千餘圓
 - 財政部支出 二千萬圓
 - 陸軍部支出 一億四千五百九十九萬餘圓
 - 海軍部支出 一千五百五十七萬餘圓
 - 郵電部支出 五萬七千餘圓
 - 計 一億八千六百三十餘萬圓
- 特別會計部分
- 朝鮮總督府 一百二十七萬餘圓
 - 關東廳 三百三十三萬餘圓
 - 計 四百六十一萬餘圓
- 以上合計 一億九千九十四萬餘圓

茲更將一九三一年九月滿洲事變發生以來各年度所支出該事件費之總額列之於左：

- 一般會計部分
- 一九三一年度（決算） 七千八百八十四萬餘圓
 - 一九三二年度 二億九千七百九十三萬餘圓
 - 預算部分 二億八千八十四萬餘圓
 - 前年度遺留部分 九百八萬餘圓
 - 一九三三年度（預算） 一億八千六百三十三萬餘圓
 - 計 五億六千三百七十四萬餘圓
- 特別會計部分
- 一九三一年度（決算） 八十二萬餘圓
 - 一九三二年度（預算） 四百四十一萬餘圓
 - 一九三三年度（預算） 四百六十一萬餘圓
 - 計 九百八十五萬餘圓

三 財政救濟策

91500

世界經濟恐慌反映到國家財政方面，形成兩個矛盾的現象，即一、收入之激減；二、支出之激增。這原因，在收入方面，是工業生產品之過剩，失卻市場的銷路，致營業稅與所得稅等亦跟着滯納與低減。農業恐慌之深刻化所形成租稅收入之減少。此外，國家直接經營的事業也因恐慌而受到不況。這些原因常使收入的預算不能如政府的預期。在支出方面，各資本主義因經濟恐慌而掠奪世界市場之心益切，因此不得不加緊軍備，而軍事費的預算遂列在各項預算的第一項。此外因產業的凋敝所形成廣範圍的失業與社會深刻的不況，為免除由此而引起的不安，國家不得不支出巨額的救濟費與補助費等。這兩方面的矛盾現象使國家的歲出入預算失卻他的平衡狀態。

為填補「赤字」的支出，財政方面，有兩種不同的形式，即增稅與發行公債。就增稅言，在世界恐慌的第五年，無論何項產業俱已失去維持力的現在，顯係不可能的事。現在的形勢，只有發行公債。

日本的財政預算，一九三二年度的公債發行額是二億三千五百餘萬圓，一九三三年度一躍為九億一千九百餘萬圓，由這巨額的公債之發行，抵補龐大的軍事費之支出。

截至今年（一九三三）九月底止，日本國債的發行額是：

內國公債 五、九八四、四九一、〇五〇圓
外國公債 一、四二一、二一一、五六六圓
總計 七、四〇五、七〇二、六一六圓

此外尚有財政部證券一六〇、〇〇〇千圓。米穀證券二〇六、六一

八千圓。這是指已經發行的。在一九三三年度發行預定的公債額九億四千九百八十萬圓之中，有二億圓尚未發行。設將這計算在內，益加一九三四年度的公債額約十億圓左右，則日本的內外公債，不久便可突破百億圓。

公債一增加，利息當然跟着增加，國家的負擔益見加重，而財政的危機也益加深。這種所謂「非常時」的財政政策，實等於飲鴆止渴。在另一方面言，因公債制度之發達，國家的財政完全操於少數金融資本家之手，而國家的一切設施，自以金融資本的利益為前提。而且，國家對於「獨佔資本」的長成，由這制度而盡了哺育者的任務。

用增發公債的形式而膨脹軍事費，更在這世界恐慌的巨浪之中，因國際匯兌比價的低落，與物價的騰貴，對於一部份以製造軍需品為中心的重工業，便受巨大的利益。

然而整個國家的財政機構，由這制度而破綻日益加深。因在所謂「非常時」的局勢之下，盡量增加公債來平均預算。而公債的增加自有一定的限度，設超過這一定限度，則財政的紛亂必至一發不可收拾。由增發公債，必然地走入通貨膨脹的一條路。通貨膨脹，一方面是提高物價使大眾的生活日益貧乏化，一方面卻易使財政信用衰落。將來由「非常時」財政走入平時財政時，其整理益加困難。

財政危機，必然地引起政治的不安，在日本，一面是資本家積極進行掠奪世界的市場，以挽救嚴重的劫運；一面是大多數的失業工人，破產的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極力找尋自己的出路。對於這些現象的擴大，實在值得異邦人注意的事。